反對曲解巴甫洛夫學說

(巴甫洛夫生理學說科學聯席會第四次大會的總結)

伏洛霍夫著 張國光譯

譯者前言：蘇聯科學院與蘇聯醫學科學院爲了發揚巴甫洛夫生理學說，曾於1950年6—7月間召開一次聯合大會。在聯合大會上議決了兩個科學院對巴甫洛夫生理學說問題成立一個經常性的組織——科學聯席會。這個聯席會已開過四次大會。本文就是第四次大會的總結報告。

一年以前，蘇聯科學院和蘇聯醫學科學院所召開的發揚巴甫洛夫生理學說問題的聯合大會，是在我們國內科學界一件重大的事。聯合大會是以全力而又明顯地指出了巴甫洛夫生理學說的偉大，並且強調指出它的理論和實踐上的意義。聯合大會判明了這位偉大生理學家的遺產遇到了何種障礙而未能順利地被發揚的原因，並且計劃出在蘇聯科學各不同的領域中，特別是在生理學和醫學方面，全面地和有效地發展他的天才思想的方法。

在過去一年中，對於實現聯合大會的決議案曾實施許多最重要的辦法，如：實行改組國內生理學的領導機構，在原有的一些研究所的基礎上又成立了一個強大的蘇聯科學院巴甫洛夫生理學研究所，在蘇聯科學院的系統下還組織了一個新的研究所——高級神經活動研究所(在莫斯科)，還改組和加強了許多別的生理學機構。所有居於領導地位的生理研究所均已由有創造才幹來發展其先師科學遺產的巴甫洛夫的學生們充當所長。生理研究所和實驗室的研究工作的性質已有巨大的改變，而更注意了生理學和高級神經活動的病理學的重大問題的研究。聯合大會對於生物學和醫學領域中的科學事業的進行已顯示了良好的影響。它的決議得到了廣大的醫師，教師，心理學家，體育工作者和其他專業的權威者的熱烈反應。聯合大會是以先進的巴甫洛夫學說爲根據，而爲大規模改造許多部門的科學與實踐活動奠下堅固的基礎。

可是，在這一年中聯合大會決議的實行還不過是一個開始。在我們面前還有艱鉅的工作。

艱鉅任務之一，就是要規定生理學和有關學科正確的研究方法。在這一方面，爲執行聯合大會的決議而成立的蘇聯科學院巴甫洛夫生理學說科學聯席會是負有使命，亦起着極大的作用。

巴甫洛夫生理學說科學聯席會的職權是：a) 聽取國內主要生理機構的工作報告並且介紹他們科學活動的方向；b) 召開每年度的科學會議，對巴甫洛夫生理學問題，特別是對高級神經活動的病理學與生物學問題作深刻批判的討論；c) 每年將國內各生理學機構對巴甫洛夫學說的發展向政府與蘇聯科學院主席團做工作報告，

在成立一年以來，巴甫洛夫學說科學聯席會是做了不少的工作。它審查了國內主要的生理學機構的研究工作計劃並加以廣泛的討論。在頭三次的聯席會的大會上審查了巴甫洛夫生理學研究所，蘇聯科學院高級神經活動研究所，生理學研究所，普通與實驗病理學研究所和蘇聯醫學科學院實驗藥物研究所的工作計劃以及畢利塔施維里院士(И.С. Бериташвили)的意見。

科學聯席會對上述的幾個研究所的工作計劃會加以一些本質上的修正，並推荐一些方法來改訂這些計劃，以便符合聯合大會所交下的使命。至於對畢利塔施維里院士的意見。聯席會認爲那是徹頭徹尾的二元論，並指出這種意見是和巴甫洛夫唯物主義的高級神經活動學說在邏輯上是矛盾的。

本年6月5日至8日，在主席團貝柯夫(К.М. Быков)院士主持之下召開了科學聯席會的第四次大會。在這次大會上討論了烏克蘭科學院臨床生理研究所和由奧爾別里(Л.А. Орбели)院士領導的俄羅斯教育學院列斯格弗脫自然科學研究所生理實驗室的1951年研究工作計劃。參加這次科學聯席會大會的，有許多生理學家、心理學家、哲學家 and 醫學家。

在聽取和批判討論烏克蘭科學院院士福里勃爾脫(Ю.В. Фольбо́рт)教授和潑洛托保波夫(Б.П. Протопопов)教授所報告臨床生理研究所製訂的疲倦與休息以及高級神經活動的病理學與生理學各種問題的研究計劃後，科學聯席會認為這個計劃是正確地反映出確有必要更進一步發展巴甫洛夫學說。可是聯席會還注意到福里勃爾脫教授在倦怠、疲乏與抑制等概念的公式中還缺少必要的明晰性；此外，並指出潑洛托保波夫教授在高級神經活動研究中對於技能和信號問題的公式還欠明晰。科學聯席會建議福里勃爾脫教授，要先掃除上邊所指出的理論觀點中的曖昧，並將自己的研究和醫學與生理學教育的課題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建議潑洛托保波夫教授，要從一貫的巴甫洛夫的立場，在高級神經活動的學說方面加強自己的研究工作。

在科學聯席會第四次大會的議程中最主要的問題是在對那以奧爾別里院士為首的一個集體研究計劃的討論。所以對奧爾別里的理論觀點和他所提出的計劃發生特殊注意的原故，不外乎是因為奧爾別里院士的方法論的觀點和他的研究工作，在去年聯合大會上早曾遭受嚴峻的批評。

在聯合大會上曾十分明確地指出了奧爾別里院士是幾個主要的研究巴甫洛夫學說的研究所的領導人，而他卻領着這些機構的集體工作者脫離了研究巴甫洛夫科學遺教的大道；奧爾別里雖然在形式上承認巴甫洛夫學說的原則，但在事實上是曲解了巴甫洛夫學說論題的最主要部份；而給蘇聯生理學界帶來了很多的損害。

聯合大會曾具體的指出了：1)在研究交感神經系統的適應性營養的影響時，奧爾別里和他的共同工作者沒有把大腦皮質的重要作用估計在內；2)在研究感覺器管的生理時，奧爾別里漠視了巴甫洛夫關於分析器的學說；3)奧爾別里維護了

生理—心理相應說的觀念；4)奧爾別里在高級神經活動的實驗遺傳學和其他生理學部門的問題中犯了方法論的錯誤。

聯合大會已經過去一年了。科學界自然很關心這個問題：奧爾別里院士從那次聯合大會上對他所說的話中得了些什麼教訓呢？然而，奧爾別里院士雖曾在聯合大會上正式承認自己的觀點不正確，可是在過去一年中他不曾在書刊上或公開地對自己的錯誤作展開性的批判和分析，所以大家的注意就更加深了。

甚至在奧爾別里院士提呈這次大會的各種材料中和提呈計劃的附註解釋中，以及在他本人在這次大會上的演說報告中，都沒有對他自己所犯的錯誤作廣泛地批判性的分析。他只是很浮淺地，形式化地承認了一些錯誤，並將這一部份的錯誤歸諸於個別詞句用的不正確和不恰當，以致才使人懷疑他犯了觀念論的曲解。在奧爾別里對與會者所提的許多問題作了答覆之後，他自己的形式上的、宣言式的承認錯誤是更特別的顯明了。奧爾別里以沉默不言的態度迴避了許多問題，對還有一些問題，他完全不按要點來答覆。對他的原則錯誤有關的主要問題，他不作直接的、針對的答覆；那些錯誤原已在去年聯合大會的決議中和寺達諾夫(Ю. А. Жданов)的論文“關於生理學的一些總結”中很清晰地指出了。

在奧爾別里院士對各問題的答覆中，不僅是不承認亦不解釋自己立場上的錯誤，而實質上亦等於是推翻了他過去在列斯格弗脫研究所，在蘇聯教育學院主席團討論計劃時，以及在給科學聯席會的信件和演說中所有已承認過和半承認過自己錯誤的事實。

奧爾別里極力在某種程度上辯護自己論文中有唯心論的，新康德學派的根源；他指出說，他的論文早年曾得巴甫洛夫給予極高的評價，好像這亦就算是贊同了他的新康德學派的見解似的。

奧爾別里的這種見解的本質何在呢？在他的論文“從狗眼中看的條件反射”的序論中，奧爾別里硬說關於人類主觀的、心理的世界的實際存在是無法判斷的。對於這點，他還引用了康德的哲學，據他說，關於那些實際存在着但是無任何論據的概念，康德曾提供過科學分析的示範。奧爾別里還寫着說，康德所名為主觀範疇的“時間”和“空

間”都是概念。同時物質真實的存在叫做“物自體”，是置於時間與空間之外，而這又斷然是我們所完全不知道的。由此可見，奧爾別里從事研究條件反射，高級神經活動時一開始就對自己研究的物體的真實存在生了懷疑，而從康德的不可知論的立場來估計它。

難道巴甫洛夫能夠贊同這樣的觀點嗎？當然是不會的。請看1913年巴甫洛夫在自己的演說中，談到關於“人類智識的界限”的問題時怎樣說的，巴甫洛夫說：“首先我們必須指出，這些無知論者在今日已經是不時髦了。雖然在當年杜布亞·雷蒙發表那篇演說時確曾留過非常的印象……。近半世紀來，自然界的一切是進步得那樣快，以致想給人類智識設置閾限的習慣均已消失，多少人想規定‘人類智慧的界限’，已經失敗了”。巴甫洛夫在此處嚴峻地非難所有的不可知論，而奧爾別里在他早年博士論文引言中所論述的見解就是這種不可知論的部份表現。

在另一場合下，據奧爾別里說，關於這個問題，巴甫洛夫彷彿對他說過，他一巴甫洛夫對哲學是不感興趣的。於是奧爾別里就認為巴甫洛夫對於他的論文中的新康德式的引言是無異議的。奧爾別里又以同樣的方法表示不可能說到關於謝巧諾夫的邏輯唯物論。奧爾別里院士，總引用這類的私人談話來企圖損害我們祖國唯物論生理學的創造者謝巧諾夫和巴甫洛夫的觀點，企圖將巴甫洛夫說成是站在唯物論和唯心論鬥爭以外的經驗論者，彷彿他在高級神經活動的生理學方面是主張唯心的和主觀的方法似的。

奧爾別里規避直接的答覆，企圖在聯席會的大會上推卸自己所犯的觀念形態的和組織上的錯誤的責任，更把這些過失歸咎於巴甫洛夫的其他學生以及歸咎於各種“與他無關”的情況。奧爾別里院士對聯席會所提的問題，給予了毫不在意和冷諷熱嘲的態度，以及他想使出席的人喪失聲望的意圖，引起聯席會莫大的驚訝。

奧爾別里這樣的解釋與答覆是任何人都不能滿意的。參與討論奧爾別里院士的報告的19位會員一致強調地指出，在過去一年中，在奧爾別里的見解上不僅是沒有向承認聯合大會的決議那方面改變，但是相反的，暴露了更明顯的傾向，要保持自己在以往的不正確的立場。由於他回答問題時

這種態度，所以聯席會簡直不僅是對奧爾別里院士所提的計劃展開了辯論，而是對他的研究的觀點和方法論的觀點亦展開了辯論。

參與討論的有貝柯夫，伊萬諾夫—斯摩林斯基（А.Г. Иванова-Смолинский），烏西維赤（М.А. Усевич），阿斯拉疆（Э.А. Асратян），皮留柯夫（Д.А. Бирюков），古巴洛夫（П.С. Купалов），謙爾宜窩夫斯基（В.Н. Черниговский），畢脫羅珊夫斯基（С.А. Петрушовский），賽帕諾夫（А.А. Шибанов）等。他們對奧爾別里院士的理論見解和奧爾別里所領導的團體的研究計劃都給予了徹底的批判。

他們指出了，阻擾奧爾別里走上正確研究道路的原因之一，是他低估了巴甫洛夫的學說，並且不相信這偉大生理學家嚴格客觀的、唯物論方法的力量。因此奧爾別里就害怕把信號化的活動和技能等等的現象歸諸於條件反射的反應上。奧爾別里企圖以自我觀察的方法來補充研究高級神經活動的客觀方法，此外，並對主觀方法的研究估高了它的作用，以為藉這些方法的幫助能把客觀方法所得的論據加以核驗。

依照奧爾別里的意見，必須在客觀研究生理機能之同時也研究主觀世界，並以主觀研究和客觀研究的所得資料來作對照。奧爾別里說：“如果不這樣，我們就不可能將心理現象和生理現象作對照，而獲得正確的心理現象的生理學解釋。我們自己剝奪了應用在我們手中的最精密的工具。在這方面，感官生理學更提供了特別有價值的材料”。這樣說來，按着奧爾別里的意見，研究高級神經活動最精密的工具，就是藉着感官生理（他在主觀方法計劃中所研究的，）幫助的內部體驗的研究。這類的說法確已證實心理—生理併行論的唯心論觀點是奧爾別里院士很多年來的見解的特徵。直到現在他還不批駁這些自己的在方法論上有瑕疵的論斷。甚至於在這次聯席會的大會上，他對於這些問題仍保持緘默。

造成奧爾別里在研究上不正確的科學見地和阻擾他現在走上正確道路的另一原因是唯心論的弊病；這個弊病的根源是在於他的論文中的新康德學派的引言，而後來這些弊病受了唯心論氣派的西歐學者們（如格林）（Т.Н. Green 英國新康德學派和新里格爾派的創始者——譯者）給他的影響是更形牢固了。奧爾別里院士的不幸，還不

僅是在於他自己早年的研究工作，未走上偉大的俄羅斯唯物論啓蒙者的先進生理學的正途，却站在康德的觀念論哲學的道路上，而是在後幾年來直至現在，他亦從不曾試圖對自己觀念論的錯誤，特別作批判性的審查，以求擺脫這些謬見。在科學聯席會許多次討論中都會指出了這點情形。更難使人瞭解的，奧爾別里在這次聯席會上仍試圖再證明他自己受到在當年彷彿是“官定的”新康德學派哲學的鼓舞是無辜的。所以，完全可以斷言，在這一點上，奧爾別里的立場是和去年聯合大會時代並無改變。

在這次科學聯席會第四次大會上又對奧爾別里院士的形態遺傳學說的見解作了批判。

在自己給聯席會的解釋中，奧爾別里極力想以這種方法來推說，說什麼他從來不同意魏斯曼—摩爾根的見解，而他所有的錯失是在作高級神經活動的遺傳研究時，他發展了同類型代表的異種交配的系統，而對於以環境因素的影響來支配類型特性之系統則未加注意。奧爾別里還徒勞無益地試圖使聯席會相信他在柯爾吐司所進行的工作系統還是巴甫洛夫自己當年所計劃出的。這時他還是那樣極力地引證巴甫洛夫來辯護自己的錯誤，並在某種程度上以含血噴人的方式，來侮辱我們這位反對摩爾根學說的，積極的，不妥協的戰士，—巴甫洛夫。

事實上，無可否認地說，奧爾別里的確是堅持形態—遺傳學說立場的。要知道，在他擬定的高級神經活動的實驗遺傳研究計劃中，就已很明顯地寫著說：“在我們的研究計劃中，我們已自己建立了可能激起突然變異現象的條件。藉一定反應的力量（而這種反應現在已掌握在研究者的手中）可以造成正常基因成份的損害，可以激起新的突變的發生。……這是我們現在放在自己面前的重大使命，並且爲了這個目的，我們首先創立了一個X光室，在這裏我們可以利用X光激起突變的現象；並且這樣就可獲得新的突變，也許能獲得神經系統新的關聯”，（論高級神經活動問題的講演，1945年）。

關於奧爾別里對形態——遺傳學說的立場，可以從他爲達維堅柯夫（С. Н. Давиденков）的一本著作中寫的序言得到了證明；同樣的在他擔任蘇聯科學院生物學部的院士秘書時，他對於魏斯

曼——摩爾根學派那種妥協性的客觀態度，也足已證明了這一點。甚至直到現在奧爾別里亦沒有根除自己的形態——遺傳學說的見解。列斯加弗脫（Лесгафт）研究所所長賽帕諾夫在聯席會上的演講中指出說，還是在不很久之前，奧爾別里院士在該所的米邱林討論會上還闡揚這樣的思想：說昆蟲都有天生的、本能的行爲方式，對於昆蟲進化是發生在突變過程的基礎上的。

關於奧爾別里對生理分析的第二信號系統和交感神經系統的適應——營養作用等方面的不正確的理論立場，以及爲他所犯的、實踐問題上的顯著的錯誤，亦是這次批判的重點。特別是與會者又都引證了許多奧爾別里極端無禮抑制批評的實例。一部份的與會者更特別地強調說，直到現在，他——奧爾別里還不瞭解巴甫洛夫學說聯合大會的政治意義。奧爾別里固執地辯護錯誤，將自己摒棄於提高蘇聯科學的總體運動之外，而這個運動的發展是靠了我們布爾什維克所鼓勵推行的，是具有創造性的討論，特別是靠了斯大林同志論語言學問題的天才著作。

在討論到科學計劃本身時，曾強調指出，在奧爾別里院士所提的關於人類高級神經活動的原理的研究計劃中存在着嚴重缺點。在他的計劃中缺乏總問題和主題的必要的具體性。在他的計劃的附註說明中和對主題的解釋中都沒有指出所用以進行研究的生理學方法；計劃的實行得不到相當可能性的保證，更首先得不到對人類高級神經活動方面的研究工作有經驗的研究工作者們的保證。

與會者在討論奧爾別里的計劃時還着重指出：個別的主題是在理論上不正確的和可爭辯的立場上設定的，而在附註解釋和計劃本身中有些公式引入懷疑。例如，曾被指出，在計劃內，第一與第二信號系統相互作用之研究以及思維的生理基礎之研究，被列入不同的部門；亦就是說，對於語言的發生與發展和人類專有的思維方式的發生與發展的研究，將不在生理研究的統一計劃中進行。此外，更被指出，在制定關於闡明額葉的作用的主題時，其出發的立場，就和巴甫洛夫對這一課題上的見解是不一致的。

特別引人注意的是，奧爾別里不研究營養神經系統的生理問題。在他的研究計劃中，關於交感

神經系統的，祇有一個主題。對於營養神經系統的研究有足夠經驗的奧爾別里，如肯修正他對神經系統研究的觀點上所犯的錯誤，就很能够，並且也是應當從巴甫洛夫生理學的立場來擴張自己的主題，——就是向着研究交感神經系統這方面來擴張主題。

大會上全體會員有一個共同的意見：若是沒有對最困難的問題——第二信號系統之與第一信號系統的相互相用，——的實驗研究的具體的生理學方法，（亦包括着在這一方面經驗的限制和奧爾別里的方法論上的錯誤實在沒有根除），就不能保證所提計劃的順利完成。

在大會上討論的結果中，認為奧爾別里院士呈交大會的信件和他在討論過程中所作的答覆與解釋都不能令人滿意。大會強調指出，奧爾別里院士在聯合大會上祇是在形式上承認了對自己見解的批判，而實際上自己仍站在反巴甫洛夫學說的立場。

大會認為奧爾別里院士所呈交的研究計劃是不能滿意的，建議他作徹底的修正。大會更建議奧爾別里要在巴甫洛夫生理學一般原則的基礎上來

開展對交感神經系統生理學的研究工作，緊密地與臨床診療聯繫，消除自己原來在這個問題上的錯誤。祇有在奧爾別里能根本對於這些問題，修訂方法論的見地，並選擇相當有資格的專家門時，奧爾別里院士所領導的、在實驗室內對人類高級神經活動的生理學的研究工作纔能展開。

在大會閉會時，奧爾別里院士又作了一次聲明的演說；在這次聲明中，他完全同意了蘇聯科學院和蘇聯醫學科學院聯合大會對他的見解的批評，亦同樣的同意了這次大會上（第四次大會）給他的批評，並保證自己在今後的工作中改正現在的錯誤。奧爾別里院士這個聲明已為大會全體會員所接受。

巴甫洛夫生理學說科學聯席會第四次大會是在高度的政治思想水平上進行的。與會者在討論原則問題上都表示了完全同心一致，並且大家極力在想，怎樣可以更快和更徹底地在生活中實現兩個科學院所召開的巴甫洛夫學說聯合大會的歷史性的決議。

〔譯自1951年第53期醫務工作者〕

蘇聯科學家奧巴林院士等訪問中國科學院 及所屬上海各研究所

蘇聯科學院奧巴林院士與蘇聯烏茲貝克共和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所長尤努索夫博士，在10月12日，曾訪問中國科學院上海所屬生理生化、實驗生物、有機化學、物理化學、水生生物等研究所，兩位蘇聯科學家參觀了每個研究所的實驗室，留連頗久，對每一件儀器，都仔細端詳。他二人對生理生化研究所自製的研究神經放電現象用的自流放大器，以及有機化學研究所藥物化學研究室的“常山”藥物的研究，頗表關切。

奧巴林院士等又於10月17日上午訪問了中國科學院北京院本部，並在該日上午九時，於中國科學院大禮堂作了專題講演，題目是“生命的起源”，至中午才完畢，中國科學院又於該日中午設宴招待奧巴林院士等。（擴）